四書經注集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

按通鑑外紀及呂氏春秋神仙傳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曾孫陸終氏之仲子也顓頊娶鄒屠氏女生卷章卷章妻曰女媧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爲祝融于高辛之世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女是謂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脇三人出焉啟其右脇三人出焉其第三曰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或云老彭曾爲商

堯臣又案注言老彭不一包咸曰商賢大夫即彭祖也王肅曰老老聃彭彭祖也夫子稱老彭曰其老壽記其封國老彭即彭祖審矣邢昺曰一云即老子也所據者世本史記也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即禮記問禮之老聃初非二人斷可知矣然而應世之跡忽然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頊之元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殷末世而滅者是也既而復出于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云百有六十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此一人者虞夏商周之際神奇幻化出沒無常吾夫子既目擊而親承之矣于述古則曰老彭于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

見大戴禮

大戴禮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　按漢宣帝時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于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

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
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楊龜山集或問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荅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杜道堅老子註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経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皆是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稱述而不作竊有比焉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魯哀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

顔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晉書儒林傳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

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禮樂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

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書仲虺之誥德日新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列子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夢想自消 按史記尚書及韓詩外傳墨子世史類編周公名旦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旦居其四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文王世任以國事邑之於周故詩有周南之風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有天下後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二年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公乃設三壇北面立植璧秉圭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於是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弗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公位冢宰乃踐阼攝政代成王當國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於是避居東土三年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公所自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乃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

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貴夫此六者皆謙德也伯禽之魯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乃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成王長公反政於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無逸諸書以誠之時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悅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靈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南向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

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據音倨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書咸有一德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書旅獒玩物喪志　按書云喪志者作爲無益以溺其心此云適情者觀于小道以博其趣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詳大學序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書畢命克勤小物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禮檀弓〕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執脩以將命〔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境內〔論語類考〕傳記所謂束脩者泛交之辭非專指弟子見先生之禮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天祿載餘漢書鄧后紀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劉般傳束脩其行皆是此意附錄以備一解

脩脯也十脡爲束

〔說文〕脩脯也〔釋名〕脩縮也腊脯乾燥而縮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禮天官〕膳夫肉脩〔註〕加薑桂煆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膴腊膴胖之事〔註〕薄析曰膴〔儀禮〕膴一脡長尺有二寸〔賈會〕屈曰朐伸曰脡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詳孟子周霄章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

往致之禮（禮曲禮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玉篇隅角也廉也大雅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禮儒行砥礪廉隅）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

禮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禮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又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又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

周禮夏官凡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白虎通三軍當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書牧誓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出一軍

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詩小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春秋運斗樞樞星精散爲虎說文虎山獸之君風俗通虎者陽物百獸之長格物論虎一生止一乳一乳必雙所謂虎不再交是也死必棠木及巖石未嘗仆地淮南子虎嘯則谷風生本草衍義風之從虎者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安得不從故嘯則風生

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敎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閒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

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

按鞭策箠皆馬撾之名說文所謂驅馳者也古者用革以扑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者也左傳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者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並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立名也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朝士掌外朝之法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條狼蓋下士故以爲賤

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

〔禮〕祭統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

〔左傳〕皆陳曰戰〔疏〕戰者共鬭之辭彼此成列權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禮記〕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

受福益得其道矣

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

〔左傳〕昭公元年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四氣調神大論〕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沈浮于生長之門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公孫尼子〕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饋饜適猶盡也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

皆不可以不謹也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漢書〕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

樂闕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

不知肉味盡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

〔說文〕肴雜肉也腌漬肉也膰宗廟熟肉也〔釋名〕熟肉有骨者曰肴大臠曰胾〔曲禮註〕肉帶骨曰肴純肉曰胾〔樂記〕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情深而文明

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

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

左傳定公十四年初靈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是以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哀公二年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郢固辭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十二年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請之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十五年蒯聵在戚使請于其姊孔伯姬而謀入國遂如孔氏迫孔悝逐輒輒奔魯蒯聵立是爲莊公十六年莊公使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之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十七年晉趙鞅召衛侯衛侯辭以難趙鞅圍衛齊救之乃止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又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故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立公子起二十八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十五年輒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襪而登席公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又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譟以攻公公乃出適城鉏二十六年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遜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後輒復奔宋卒于越

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

而問之諸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史記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

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吾衍閒居錄〕憑夷齊之弟一曰與母弟見烈士傳或云名遠字公望

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猶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

〔路史〕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夷以爲叔齊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又何以爲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可謂求仁而得仁矣

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

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釋名枕臥所以薦首者也　按衾枕之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枕去聲此曲肱而枕之是也　雲見孟子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

詩召旻箋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孔疏其法在九章算術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丹鉛總錄侍御米之細者窮仔

御言其可
御於君也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釋名〕易變易也〔帝王世紀〕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漢書〕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周易正義〕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同又孔子作十篇亦曰十翼今按伏羲始於三畫以成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皆有卦無爻文王于卦名下繫之以詞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孔子作彖傳所以釋彖辭之義也周公作大象以斷一卦之吉凶又于爻下繫之以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孔子于爻

辭下作傳以釋爻辭之義所謂小象者也又十翼者上經之彖傳一下經之彖傳二上經之小象三下經之小象四繫辭之上傳五下傳六乾坤之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

〔纂箋〕金氏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唐明宗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版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向得見他論

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太平寰宇記〕魏州元城縣古沙麓地〔宋史列傳〕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少時持論已有識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于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自不妄語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擢爲右正言卒年七十有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者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家居未常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

皆則象司馬光
旣老名望益亞

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按史記魯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歸魯時年六十八矣序易傳等事即在是年故云幾七十也

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

〔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泰卦彖〕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卦彖〕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進退存亡之道

易乾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欽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

卜商序詩者志之所之也皆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

書以道政事

釋名書者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

今存五十八篇

禮以謹節文（見季氏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廣雅誦說精講論也）而已也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太平寰宇記葉古應侯國四書釋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河南省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即此也酈道元水經注醴水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曰葉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莊子釋文葉公姓沈名諸梁楚語注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荀子非相篇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左傳魯定公五年初吳師敗楚師于雍澨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子高終不正視魯

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
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
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哀十六年初太子建被
讒出奔見殺于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
勝也詐而亂毋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
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
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子必悔之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後白公與其黨
石乞謀作亂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
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
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
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
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
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
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國
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令尹
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
司馬而老于葉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
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
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

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于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無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而滅之王卜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十九年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孶孶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

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悖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

則於三者必有訓戒於神亦祇論其理非徒語以惑人也按不語怪如夫子自言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是不語力如衛靈公問陳則曰未之學也子路問行三軍誰與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是不語亂如孔文子訪攻太叔疾則不對命駕而行衛君待子為政則曰必也正名是不語神如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樊遲問知則曰敬鬼神而遠之是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

宋世譜桓公子向氏聆向羅上距聆五世向羅子曰巢曰魋曰頎曰子車曰牛即司馬牛也左傳魯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魯哀公十二年宋向巢伐鄭鄭罕達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為虛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

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
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
齊陳成子使爲次卿 按司馬掌兵政之官虞夏以前以士
師一官兼兵刑殷始有專官傳爲圻父酒誥圻父薄違是也
周乃有大司馬小司馬之名以兵莫重于馬故以司馬名也
書周官篇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周禮乃立夏官司馬
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是也宋有六卿右師
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 桓公名御說宋莊公之子

魋欲害孔子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
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
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
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
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
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
哉孔子遂至陳主
于司城貞子家

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
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亡讀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

〔易繫辭〕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說文〕綱維紘繩也〔詩疏〕綱者網之大綱〔書盤庚〕若網在綱〔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詩正義〕釣者以此有求于彼

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玉篇〕弋繳射也〔韻會〕繳射飛鳥也〔周禮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詩疏〕弋謂以繩繫矢而射也

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詳太宰章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詳孟子萬章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四書通】馮氏曰大雅桑柔詩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　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葢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一統志】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類考】二說不同沛在春秋時爲宋地商水乃陳地也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四書釋地】互鄉所在者甚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卽其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

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謚法解〕容儀恭美曰昭昭德有勞曰昭聖聞周達曰昭

陳國名詳先進司敗官名卽司寇也

〔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九月卒立敬歸之子公子稠叔孫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今稠非嫡嗣且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知其不終也元年正月昭公卽位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

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祀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啟疆聞之見昭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衛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夏五月夫人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始其失國十二年秋如晉至何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於晉晉十三年秋晉侯會諸侯于平丘不見公魯人懼聽命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如晉晉侯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六年春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二十一年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

將伐鮮虞故辭公公還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過武城武城人取其帥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王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請待于沂上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郈孫曰必殺之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謂其衆曰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戾曰然則救諸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齊請致千社子家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昭子歸見平子將納公平子有異志二十六年春齊侯取鄆公至自齊處于鄆二十七年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

于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三十一年晉侯欲以師納公公召季孫季孫從智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十二月公薨于乾侯

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

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傳〕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史記〕吳世家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傳三世至曾孫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傳十四世至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通於中國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餘祭卒弟餘眛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于是乃立餘眛之子僚爲王十三年諸樊之子光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乃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欽使勇士專諸置七首於魚炙之中以進食遂刺殺王僚光覺代立是爲吳王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吾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哭僚墓復位而待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與謀國事任孫武爲將軍乃伐楚伐越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十九年復伐越越因敗之姑蘇闔廬傷指而卒傳子夫差卒爲越所滅〔漢書地理志〕吳地斗分野也今之會

循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韓詩外傳巫馬施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語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子路心漸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願者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宓子賤亦嘗爲單父宰期因問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月是施之未至也巫馬期事孔子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于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司敗揖而進之也

說文揖讓也一曰手著胷也六書故拱手上下左右之以相禮也禮表記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相助匿非曰黨

王篇黨朋黨也荀子非相篇蔵學者注親比也書洪範無偏無黨荀子强國篇不比周不朋黨宋王應麟曰漢儒以節義羣而不黨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按此黨字之義庶盡

禮不娶同姓

禮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下而戚單於上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陳澔集說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故記者設問六世親盡婚姻可以通乎而答以世系相聯飲食綴屬雖百世之遠無通婚姻之事此周道所以爲至而人始異於禽獸者也坊記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嫁娶篇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姓則卜之外

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

而魯與吳皆姬姓

按魯祖周公文王之子太王之曾孫吳祖太伯太王之長子故同姓姬

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詩陳風豈其娶妻必宋之子白虎通姓名篇禹姓姒氏祖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論衡詰術篇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姒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周履巨人跡而生則姓姬氏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

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

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蔡邕月令章句〕歌者樂之聲也〔山海經〕帝俊八子是始爲歌〔爾雅〕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咢〔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禮樂記〕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歌聲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旣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之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宋史列傳晁說之字以道濟州鉅野人晁補之之從弟也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耶乃入爲獄下堂攬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後舉進士又舉宏才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忤旨官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誄力軌反

[說文]疾加曰病[莊子逸篇]孔子病子貢出卜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

[說文]告事求福曰禱禱雨爲雩禱晴爲禜[周禮春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

[集註考證]古本論語作讄說文所引是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謚之之辭同音力軌反而義不同[毛晃增韻]讄與誄同孔融曰誄禱篇名[說文]累其事以求禱也[禮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若今之行狀也又曰凡作謚者先列其生平之實行故爲誄太史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音祇之禮以佐王保邦國小宗伯若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

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儀禮士喪禮既夕篇〕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內外皆埽徹褻衣加新衣行禱于五祀

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廣雅〕坦坦蕩蕩平也慼慼憂也

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易繫詞〕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四書通〕陳氏曰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和之極不可得而偏指也

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

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托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于荆蠻故泰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

泰伯三以天下讓

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

[或問]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　按三讓之說不同吳越春秋云季歷讓國於太伯而太伯三讓不受鄭康成云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没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而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路史云方太王時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太伯啓之也故曰三讓日知錄亦云泰伯之時周日强大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以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諸說紛紛不如朱子固遜二字爲渾

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

[通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又衰小辛崩弟小乙立二十有六祀古公亶父自豳遷於岐改國號曰周積德行義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狄人侵之去豳處岐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四十一祀

古公生季歷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二十八祀周世子季歷生于昌有聖瑞古公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古公薨季歷嗣之祖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復去亳往都於河北中國微弱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

大王因有翦商之志

詩魯頌閟宮篇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

索隱荊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荊蠻者南夷之名正義云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滅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四書釋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高忠憲所謂梅里平墟為泰伯端委之地是也下逮吳王僚二十三君並都此惟闔閭元年始築吳郡城徙都之今蘇州城　按吳越春秋云托採藥于衡山今湖廣衡州府遂之荊蠻則似先之荊

纔之吳存以備參

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葢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左傳僖公五年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日知錄不從謂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會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

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

禮祭義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集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

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禮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禮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孔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

鄭注敬子武伯之子禮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吾則食食

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史記屈原列傳〕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　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禮樂記〕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按周禮設官有稱司者皆專任其事也如天官有司會司書司裘內司服之屬地官有司救司市司虣司稽司門司關司祿司稼之屬春官則有司尊彝司几筵司服司干司巫司常之屬夏官則有司爟司險司士司右司甲司兵司戈司弓矢之屬秋官則有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司厲司圜司隸司儀之屬分而言之則一官各司一事總而言之則槩曰有司也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

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

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事物紀原籩以竹爲之以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爲之以薦菹醢亦容四升皆始于夏后氏禮器圖籩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豆口圓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豆高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豎者名校校徑二寸總而言之名豆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藣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供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供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供其內羞凡籩事掌之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禮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註讀爲莎豆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豆四十夫人

致禮八豆侯伯三十有二夫人致禮八豆子男二十有四夫人致禮六豆儀禮聘禮有司堂上八豆西夾六豆公食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士皆四豆

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程子曰動容貌擧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

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如此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已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按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春風堂隨筆亦以二歲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學林鄭注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按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又考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則所謂五尺者今三尺七寸也六尺者今四尺四寸四分也七尺者今五尺

一寸九分也古人以七尺爲斷今人以五尺爲斷非古人長而今人短也尺之長短異也然則文王十尺止當今七尺四寸湯九尺止當今六尺六寸六分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

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旣易知而吟詠之閒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禮運〕禮義也者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詳孟子纂要）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史記樂書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說卦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禮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慶源輔氏曰詩易于禮禮易于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

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予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怒俄而曰予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

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

按書金縢公自言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又周官周禮易爻詞爾雅等書俱周公所作則才之美可見說苑周公攝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宮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之賢士至者寡矣觀此則周公之不驕吝亦可知

驕矜夸吝鄙嗇也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者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四書通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是古之學以三年為序周禮三年大比賓興是古之取人以三年為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史記酷吏傳贊〕九卿碌碌奉其官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

〔論語類考〕摯本太師又名乙樂記子貢見師乙而問歌聲即其人也〔文選七發〕亦曰琴摯〔四書考異〕師摯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漢書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器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

大師摯以下八人于紂時奔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而奔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註

亂樂之卒章也

論語類考按魯語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章昭注曰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變章亂節故謂之亂許謙曰亂有二義篇章既成撮其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樂記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則謂金聲之亂非歌聲之亂矣儀禮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堂上堂下歌笙相閒而作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下二章亦以次合奏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

〔集證〕蹄同踶〔玉篇〕踶蹋也〔說文〕蠶蹴也〔禮月令〕游牝別羣注爲其牝氣有相踶齧也〔漢書武帝紀〕馬或奔踶而致千里

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大戴禮記〕鯀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宋書符瑞志〕帝禹有夏氏母曰脩已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脩已背剖而生禹于石紐〔史記〕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

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欙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帝王世紀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吳越春秋〕案黃帝中經歷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三月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淮南子〕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然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退〔拾遺記〕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通志〕受帝舜之禪踐天子之位于安邑即韓國也以金德王仍有虞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色尚黑社用松牲用元以黑為徽號〔鬻子〕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為銘于箕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掾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說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

之至于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列女傳〕塗山氏長女夏禹娶以為妃生啓〔墨子〕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漢書藝文志〕雜家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師古曰命古禹字 舜見中庸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書舜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往哉汝諧仁山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爲后稷教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掌山澤而鳥獸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爲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師尚父陳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于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屨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史記周本紀九年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與師渡河白魚躍入舟中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牽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告于衆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紂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致師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鹿臺之上衣其寶玉自燔而死武王至紂所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紂嬖妾皆經自殺斬以元鉞懸其頭小白之旗尚書大傳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

人者及其罪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于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于在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散之況于復籍乎王之于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于復徵乎呂氏春秋濟于河西歸報于廟乃稅馬于華山稅牛于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皇王大紀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于祝唐堯之後于薊虞舜之後胡公嬀滿于陳復封夏后氏之之後于東樓公于杞封紂子武庚于殷是爲二王之後得神農後封之于焦封尚父于齊都營丘封周公于魯都曲阜封召公于燕庶叔高于畢皆留相周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叔處于霍以監殷是爲三監通鑑前編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世子誦踐位禮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括地志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畢原上

書泰誓之辭

泰誓周書篇名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有上中下三篇上篇未渡河作中下

二篇已渡河作又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為亂臣十人

馬氏曰亂治也

爾雅釋詁亂治也書皐陶謨亂而敬孔傳有治而能敬謹

十人謂周公旦見上**召公奭**見中庸序**太公望**見孟子離婁**畢公**

史記魏世家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左傳文王之子十六國畢是文王之子馬融亦云文王庶子杜左傳注畢在長安縣西北逸周書命畢公出百姓之囚史記周本紀畢公把小鉞書顧命乃同召畢公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榮公

晉語文王即位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號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史記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國語厲王說榮夷公韋注榮國名夷謚卽榮公

之後歟

太顛閎夭

書君奭有若閎夭有若太顛孔傳閎太氏夭顛名墨子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罔之中史記周本紀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逸周書泰顛閎夭皆執輕呂劍名以奏王命閎夭封比干之墓荀子非相篇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墨子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散宜生

書大傳宜生與閎夭南宮适俱學于太公太公見三子賢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六韜紂囚西伯宜生與太公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淮南子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因費仲而通以獻紂紂見而悅殺牛而賜之說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旆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嚞宜生諫如前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宜生又諫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

南宮适

〔書孔傳〕南宮氏适名〔史記周本紀〕作括武王命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隷展九鼎保玉徐廣曰保一作實〔楊升庵集〕節論語八士中之伯适　按漢書古今人表於第四等列入士別出南宮适于上中似非一人

其一人謂文母

新安陳氏曰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雝詩〕亦右文母〔列女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國之長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以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處次成叔武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

〔宋史〕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歷二年進士廷試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後擢知制誥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𢌿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使還求知揚州徙鄆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道不拾遺乃召糾察在京刑獄

後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將兩宮方有小人鬭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下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行于時

蓋邑姜也

〔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內生太子誦或云即唐叔虞母也〔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詩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禮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

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

此之謂盛德

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仁山金氏曰古文尚書德惟乿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糸從乙取以手理絲而有條理後人亂字加乙與乿字相似故遂誤以乿爲亂字書家以亂訓治其加乙者爲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亂爲煩亂乃通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通鑑前編)伊耆氏年十有三而封于陶復封于唐爲唐侯年十有六踐天子位(白虎通號篇)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帝王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爲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白虎通號篇)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

史記索隱虞國名在河東太陽縣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元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二說所未詳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

左傳襄公四年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尙屬紂耳

勿軒熊氏曰雍州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荊梁州境殷都朝歌衞地則冀兗同在畿內青在冀州東屬紂可知若豫徐揚則未有考　按今河南省河南府洛陽縣相傳即古周南地陝州即周召分陝界汝寧府有汝水詩有遵彼汝墳皆豫州境也又按書蔡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宋汝州即今河南汝州宋蔡州即今河南汝寧府潁州即今江南鳳陽府潁州汝州汝寧屬禹貢豫州境潁州屬揚州境則所謂汝旁之國已漸近于揚矣況泰伯仲雍居吳端委以治周禮其子孫君長於吳者有不率荊蠻之衆以歸王化者乎夫吳又跨徐揚二州境也閻百詩謂此處只大概言如奄助紂為虐國在曲阜正徐州域虞芮質成同在冀州域故難分屬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

〔考〕說禹貢五服服內地所封諸侯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

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

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世本〕堯使禹作宮〔易繫詞〕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禮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釋名〕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定爲至尊所居之稱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閒罅隙也

〔說文〕罅裂也缶燒善裂也〔廣韻〕孔罅〔史記田齊世家〕不能傳合疏罅〔說文〕隙壁際孔也〔玉篇〕穿穴也裂也又閒也

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左傳僖公五年〕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

爾雅郭注黻文如兩已相背周禮司服疏黻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合離之義去就之理　按說文作市韠也篆文從韋從友俗作紱非又與芾通朱子曰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禮玉藻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白虎通紼冕篇紼者、也紼同韍行以蔽前者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大夫葱衡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陳氏曰古人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黻膝以備濡漬正字通黻韍音同義與黼黻之黻從黹蔽膝之韍從市黻刺於裳韍旇於股形制各異說文解韍爲韠韍韠皆以蔽膝如今行縢詩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是也在蒸服曰韠在祭服曰韍然則字當從韍也又說文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戾故借以爲皮韋左傳杜注韋熟革也

冕冠也皆祭服也

釋名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元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通典黃帝作冕垂旒者示不邪視也黈纊者示不聽讒也世本胡曹作冕注黃帝臣蓋冕服起於黃帝加飾起白虎通禮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

人尋而祭周人冕而祭(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

則天數也(三禮圖)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元表

溝洫田閒水道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凡溝逆地防脉也謂之不行水屬注也不理亦防也孫順也謂之不行梢溝溝末也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定也水磬折曲也以參伍欲為淵則句於矩流轉廻淒則其下淵深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猶齧也之善防者水淫之淤泥需著助之厚也

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

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